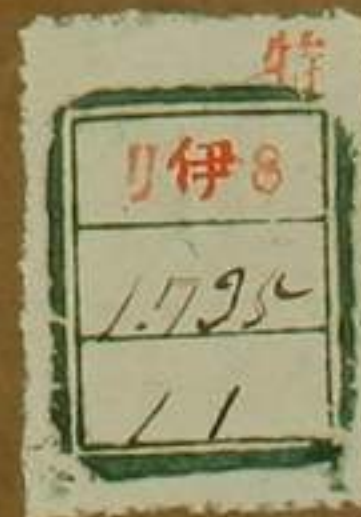


史記

十一



特
1735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徐廣曰音干河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

書國念
卅八年八月
所購以贈

氏庫田南市



及右閣
長

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北南陽河內修武是也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徐廣曰屬潁川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結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汝氏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

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能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

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齧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鄆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皇有邢丘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徐廣曰亡言無也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

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縣有垣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雍城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齧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武安君病未

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
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
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
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
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
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皆預知降之必死則張虛奉猶可良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所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預其論者則秦眾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為患禍大於劇戰也

少年論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
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
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
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荆兵敗還擊
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
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
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
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
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
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大破荆軍信又攻鄢
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

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王聞之大怒自馳
 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
 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
 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
 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
 兵六十萬人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
 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
 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
 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苗或曰將軍之乞貸亦以甚矣王
 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懼音鹿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
 我徐廣曰專亦作搏又作刺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
 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
 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
 乎對曰方投石超徐廣曰一作拔距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
 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
 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鄆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
 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
 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
 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
 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
 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
 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
 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

及古周

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

徐廣曰物音沒

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史記七十三

終

禹川世鳳書
氏書同甫

史記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禹川世鳳書
氏書同甫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下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

及行閣

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竝世盛衰波蒲因載其禡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

爲

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王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于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

而

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
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
不是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
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
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
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
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
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
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
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
所定有四十一篇環
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駟奭者齊諸駟子亦頗
采駟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

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通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
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
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

炙轂徐廣曰劉向別錄曰駟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盡言天事故曰談天駟奭
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田駢之屬皆已死齊宣王

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
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
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
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
墓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
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持堅利故

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

劇子之言徐廣曰案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魏有李悝盡**

地方之教楚有尸子長廬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俊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書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倭規之也商君被刑狡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自如孟子至**

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

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於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史記七十四 終

西川中鳳書氏甫甫甫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西川中鳳書氏甫甫甫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緝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

後古周張

位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

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

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

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

而文果

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將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

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潛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

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

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辭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辭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定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

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

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誅鄭

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

驩音歡復作媛音許表反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

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

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

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

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

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

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基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

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

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

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

者無他伎亦作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

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

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

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

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

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

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

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

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

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辭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強

秦而弱齊。馮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喜，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馮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者；馮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強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

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強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

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

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躡者槃散亦作跚

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躡者至平原君門請

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

不幸有罷癘之病。徐廣曰癘音隆癘病也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

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躡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

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

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

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躡者以君為愛色而賤

癘

西川中園藏
氏書

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待一作得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

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

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徐廣曰河內城阜有李城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憂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

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

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

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辨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辨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行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徐廣曰躡草履也簦長柄筓音登筓有柄者謂之簦說趙孝成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

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和曰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

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音釋徐廣曰一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

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

予字論文作與字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

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徐廣曰音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

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

過光許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眾邯戰幾亡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摩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

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文穎曰作高士機櫛上作枯棹枯棹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卽火燃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

史記卷七十七

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徐廣曰為一作羞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羸於眾人廣坐之中

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怜公子姊邪

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
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
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
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
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
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
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
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
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
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
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
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

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
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
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
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
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
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
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_{上音烏百反}宿將往恐不聽必當
殺之是呂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
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
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
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
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

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眾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錐錐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呂忱曰轡盛弩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

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

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

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主人就

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

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或作醪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

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

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

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

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

世九卷七

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
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
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
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
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
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
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
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
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
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
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
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

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

魏公子兵法

劉歆七畧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

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

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
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
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
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
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
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
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
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
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塚五家世世歲以四
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七十七終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歇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或作安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

黃川屯鳳臺氏南

黃川

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
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
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
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决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桃徐廣曰燕縣有桃縣入邢徐廣曰平魏之兵雲
翔而不敢抹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
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决白馬之口魏
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本作殫王若能持功守
威紂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
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
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

後字論文作

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
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
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
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
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兔免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免免狡兔也鄭玄曰遇犬犬之馴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
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
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
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剗
腹絕腸折頸摺頤徐廣曰一作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

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畱方與鍾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按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

左字論又作王字

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徐廣曰作還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左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畱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

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五年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

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皇六年

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
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
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強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
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
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
以爲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
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
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
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
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
人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

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
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
王無子卽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
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
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卽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
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
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
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
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
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
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
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

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攻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

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徐廣曰旄音毛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史記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

魏川
氏
氏

魏川
氏
氏

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

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畱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賢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

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薛綜曰縣

藜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

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

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

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

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

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徐廣曰一概作概音同於王

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

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

以傳車徐廣曰一云使持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

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

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

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

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徐廣曰先典反然變色易容者秦

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

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

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

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

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

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

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

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
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
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
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徐廣曰一作羌孟賁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夏
育漢書言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
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
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
腹吹篪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
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
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
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
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

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
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
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
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
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淵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
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有
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
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
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
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
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
若馳韓盧而搏寒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

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也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

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

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
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
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
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
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
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
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徐廣曰音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
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
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
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

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
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
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
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
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
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
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
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
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
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
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
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

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意哀之，畱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畱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

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鯨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隕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

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

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

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

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索訊

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高平拔之秦昭

仇字論本

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

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與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

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

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

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

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

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

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
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
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
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
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
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
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
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
五十年任鄭
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
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

國

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
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
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
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
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
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
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
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旣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
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
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
有唐舉
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
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偻偻
一作仰巨一作渠魍魎感

羈膝寧

寧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率

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

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

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

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

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之韓魏遇奪釜鬲於塗

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

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

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

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

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

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

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

懷樂愛敬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

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

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

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

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

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或拙反復謬曰何

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

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咎怨欺舊友奪魏

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

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

咎怨論文作

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此言然爲霸主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

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受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

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矜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徐廣曰一作啗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

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

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
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
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
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
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
投或欲分功班固奔指曰博縣於投不
必在行駟謂投投瓊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
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
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
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
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
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
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

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
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
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
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
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
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
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
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
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
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
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謂

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世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史記七十九終

西川中園氏書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西川中園氏書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

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
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
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嚮秦徐廣曰嚮進說之意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
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
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
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
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齊皆城守樂
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
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
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
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
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

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
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
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
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
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
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
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
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
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
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
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
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

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室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伯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

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始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其喻昭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疆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二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王之義此兵不與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振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人願化其上儀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

論文燕字下復有燕字

者遂節勇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參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一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跡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張華曰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

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

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伐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號曰華城君華城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史記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西川中興書局
氏書印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

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

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二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

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

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

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

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

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

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

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

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

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

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鴛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廉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而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

秦軍鼓譟勒

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
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
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
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闕
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
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
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
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
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
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
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
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

張華

論又有秦
之間三字

曰趙奢家在邯鄲界
西山上謂之馬服山

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
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
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
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
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
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
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
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
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
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
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子異

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
 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
 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
 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
 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
 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
 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
 燕軍於鄲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
邑名也
 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
 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
 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
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
 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
 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
 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
 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
 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
 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
 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
 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陽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
 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
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
 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

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
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
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
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
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
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
管子曰能破敵
擒將者賞百金 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
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檐都甘
反 襜路談及徐廣曰一作
臨駟又案如淳曰胡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

襜

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
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
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
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
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
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
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
作掘懦 而不敢發相如一奮
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馬川七國書
氏書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馬川七國書
氏書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鄒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徐廣曰：傳音附。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轆折車敗。徐廣曰：轆車，軸頭也。音衛。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多作淖齒也。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

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

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善之者出奇無

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徐廣曰音敵人開戶後如脫

兔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免往疾也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

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為人灌園嫩女憐而善遇之

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

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劉熙曰齊

西南近邑畫音獲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王蠋之故已而

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

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

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

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

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史記八十二終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禹川也鳳尊
氏庸而南中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傑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疆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

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且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眾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

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也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十年崩威王之七年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斫公羊傳曰斫三軍者其法斫何休曰斫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邢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

伏劔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轉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

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

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

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誣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

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

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

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刑右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張晏曰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

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

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

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張晏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

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曰馱馱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白圭顯

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

臣剖心拆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鬻脚於宋宰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

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

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

沈於河漢書音義曰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

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

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

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

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

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

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

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

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

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
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
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
蒙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徧之辭哉公聽竝觀
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
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
其大臣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封比干之
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妊者觀其胎產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鞞齊管仲也
何則慈仁愍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
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
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
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享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爲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蹠也況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爲
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豈足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而爲萬
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
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

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觀卒遇共成王攻若烏鳥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孿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各勝母也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

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史記八十三

終



漢書

八

